



ZHONGGUO
QUANSHI

中国全史

[卷三十八]

远方出版社

全案策划：大 地
封面设计：福瑞来



ISBN 7-80595-975-7



9 787805 959757 >

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全套定价：1280.00元（全48卷）

中国全史

主编 程思源

秘史 卷三十八

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胡丽娟

中国全史(秘史卷)

主 编:程思源

出版发行: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01001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河北三河市德辉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4900 千字

印 张:338

版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 套

标准书号:ISBN 7-80595-975-7/K·27

定 价:1280.00 元(全 48 卷)

郗王赴国难

史说，郗鉴字道徽，高平人。少孤贫，博览经籍，躬耕陇亩，吟咏不倦，以儒雅著名。初，鉴值永嘉之乱，在乡里，贫甚饥馁。乡人黄长者以鉴名德，传请供饷之。时兄子迈、外甥周翼并小，鉴常携之就食。黄长者曰：“今各自饥馑，吾以君贤，欲供相济耳，恐不能兼有所存。”于是鉴后独往食，食讫，以饭著两颊边还家，吐与二儿食，因此养得二人复存。后同过江，迈位至护军，翼位至剡县令。

鉴投事元帝，帝以为广陵太守。其时，鉴任广陵，城孤粮少，逼近胡寇，人无固志，俱各散心。忽得檄书至，即流涕谓众曰：“今主上幼小，被苏贼叛逆，污乱朝廷。吾欲起兵，以死报国，汝等尽忠，同赴国难，不得推延。”于是将士争奋向前。因是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谓峤曰：“或闻贼欲挟天子，东入会稽，当先立营垒，屯据要害，既防其越逸，又断贼粮，然后清野坚壁以待贼。贼攻城不拔，野无所掠，必自溃矣。”峤闻其计，深以为然。

五月，陶侃自将兵至浔阳。温峤同庾亮商议出兵，当诸将谓峤曰：“陶公此来，必诛庾公以谢天下，然后讨峻。庾公宜且避之。”亮闻其言大惊，欲往别镇，峤止之曰：“不可。公可负棘自责见侃，侃必不伤于公。今若去，反构成怨。”于是亮用峤计出迎，诣侃拜谢。侃惊，止曰：“庾元规乃拜陶士行耶！昔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，今日反求见耶！”亮引咎自责曰：“主上遗诏托辅，司徒王导及中书令卞壶等，诸大臣亲自所见，岂敢裁除？修筑石头，以防诸有，岂疑于君？若有此，天地不容！”言讫泪下。侃乃释然曰：“前言戏之耳！”因此温峤亦来相见会议。次日，三人遂同起军去建康，共率兵四万，旌旗七百余里。

峻已知，恐建康不固，乃自姑孰还朝。次日，入内集百官谓曰：“今陶侃起兵，要劫天子，必伤百姓。今建康兵甲未精，城郭不固，难以坚持，不如暂徙石头，候太平还都。”王导出曰：“建康虽则兵城未备，乃兴王之所。况太庙诸陵在迹，岂可一旦离之！石头虽固，宫省台司全无可居，甚不可移！”苏峻要徙，王导固争不从。峻曰：“吾意已决，逆令者斩！”于是百官不敢吐声，成帝哀泣从之。次日，峻备车请帝升车。时大雨泥泞，刘超、钟雅步侍左右，峻给马与之，二人皆不肯乘，而悲哀慷慨，峻心恶之。帝与群臣既至石头，峻以仓屋为帝宫室，与成帝居之。峻党日肆丑言，当超、雅与荀崧、华桓、卞潭等常侍，不离帝侧。时饥馑米贵，峻问遗，超一无所受。缙缙朝夕，臣节愈恭，虽居忧厄之中，犹启成帝，授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

王导见峻逆众而劫上迁都，乃密令张闿以太后诏谕三吴，使起义兵，会稽内史王舒得太后诏，使督护庾冰将兵一万西渡浙江，前来讨峻。于是吴兴太守虞潭、吴国内史蔡谟、大义太守顾众等，皆起兵应之。虞潭母孙氏性聪敏，识鉴过人，闻各处起兵讨峻，乃谓潭曰：“主上受困于石头，汝当舍生取义，勿以吾老为虑，火速起兵讨峻。”言讫，乃尽遣家僮从军，鬻其环珮以给军费。苏峻闻之大惊，忙遣部将管商等，引兵五千拒之。

会兵讨苏峻

时侃、峤军至茄子浦，峤以南兵习水，峻兵便步，传令：“军中将士不许上岸，有逆者死！”时苏峻遣人送米一万斛馈祖约，峤参军毛宝闻之，乃告其众曰：“兵法，‘军令有所不从’，温公虽令将兵无得上岸，人有送米与祖约拒吾，又无大将护卫，岂可视其可击而不上岸击之耶！”言讫，乃引兵大喊上岸，往袭取之。峻送米军人见宝兵至，乃尽掷轻重粮食而逃，宝获之以济

二军。祖约由是饥乏。温峤录宝之功，遣人表毛宝为庐江太守。陶侃亦遣人表王舒、虞潭监浙东西军事，郗鉴都督扬州八郡军事，朝廷从之。于是郗鉴遂率众渡江，与侃、峤等会，舟师直诣石头。

苏峻望侃、峤、亮、鉴等兵大至，面有惧色。乃令其弟苏逸守城，自执兵五万出城屯住，以为犄角。陶侃既大集各路军马皆至石头，侃部将李相请筑白石垒，使人上岸守之。于是侃传令三军筑垒于白石，使庾亮将军一万守之。苏峻屡遣将攻白石垒，不克而退。峻心下大忧，急集诸将士商议。当参军匡孝曰：“今侃筑白石垒，甚得其宜，进能攻我，退可为居。虽得其计，然白石南寨其将赵胤守其寨，势孤，易为克之。今夜我引一军，抄小路去袭寨后，明公可使公子硕以兵攻其前，两下夹击，胤便成禽矣。若克南小寨垒，白石易破耳。”峻然之。至夜，匡孝率三千士卒，抄小路而去。峻使其子硕率五千人，去攻其寨前。硕兵至半夜，鼓噪直进，胤慌忙披挂上马，正遇苏硕，两马相斗，不到数合，寨后匡孝军已至，大放火。赵胤军人四下乱窜，拨马回走四十里，喊声不绝。众军相杀，止有祖茂跟定王舒突围而走。背后匡孝赶来，胤勒马又战十余合。胤连放两箭，被匡孝躲过，尽力放第三箭，力气太猛，折了箭与弓，弃弓纵马，穿林而走。去远，匡孝始放火烧其营寨，苏硕鸣金收军而还。苏峻大喜，重赏二人。

温峤见南寨有失，救之未及，于是使王愨期领战船一百、军五千人出战，峻使匡孝来迎，与愨期交战。战上二十余合，愨期大败，损去战船三十只，折去水军千余人。

赵胤等失南寨，到晚来见陶侃，侃甚忧之。侃将孔坦曰：“本不须召郗公，‘遂使东门无限，今宜遣还京口，虽晚犹胜也。’”侃然之，乃令郗鉴率部下还据京口，立大业、曲阿、陵亭三垒，以分峻兵势，鉴从其计。苏峻果疑之，分兵去攻三垒，又使人持

书命祖约攻之。祖约得书，遣祖涣、桓抚率七千兵袭谡口。涣、抚兵卒至，毛宝急令民兵共三千人，与涣、抚交战。毛宝中矢出血，流髀彻鞍，宝忍痛，急使人蹋鞍拔箭，血流满靴，又复出战，勇敢当先。于是士卒尽力一击，涣、抚大败走还。毛宝追数十里，杀伤其众五千余人，方始收军还屯。

史说，王育字伯春，少孤贫，每过小学，必歔歔流涕。尝为人牧羊，时有暇，即折蒲学书，忘而失羊，为羊主所责。育将鬻己以偿之。同郡许子章，敏达之士也，闻而嘉之，以钱代育偿羊，给其衣食，使与子同学，遂博通经史。子章以兄之女妻之，为立别宅，分之资业。因是本州太守杜宣命为主簿。俄而杜宣左迁万年令，有杜令王攸过诣宣邑，宣不迎之，攸见怒曰：“卿往为二千石，吾所敬也。今吾侪耳，何故不见出迎？欲以小雀遇我，使我畏死鹑乎！”王育在边，执刀叱攸曰：“我府君以非罪黜降，如日月之蚀耳，小县令敢轻辱吾君乎？”以刀欲前杀之。杜宣惧，跪下抱育，乃止。自此知名。后迁为武阳令。为政清约，宿盗逃奔他郡。又迁并州督护，后征讨有功，朝廷复以为破虏将军。闻知苏峻作逆，温峤奉檄起兵，王育遂率所部兵五千人，来会温峤等讨峻，峤以为前锋。

却说苏峻使韩晃率兵攻宣城，内史桓彝闻之，以军进屯泾县，方知京城不守，被峻所破，心中烦恼，朝夕忧国。时长史裨惠劝桓彝曰：“苏峻势大，朝廷莫能制之，今吾孤军在此，焉能拒战？不如使君遣人以书伪与通和，以纾交至之祸，可保军民耳！”彝曰：“吾受国恩，义在致死，焉能忍垢蒙羞与苏贼相通！如其不济，此乃命也。”言讫，即遣副将军俞纵以兵三千出屯兰石，以拒峻军。时韩晃以兵五千里来追桓彝，兵至兰石，正遇俞纵军至，两军大喊，二将交锋，战上二十余合，俞纵大败，退守兰石，不敢出战。晃军不知地理，亦未敢前。当俞纵左右劝纵曰：“今韩晃之兵十分精锐，与战不胜，不如退回宣城，另作良图。

纵以刀砍案曰：“吾受桓侯大恩，本以死报。吾之不可负桓侯，犹桓侯之不可负国也。若有再言退兵，定按军法！”言訖，即出驱兵出战，纵亲与韩晃力战五十余合，纵力怯，被韩晃斩于马下。晃麾军大进，来攻宣城。彝调兵守护城池，并不出战，与晃相持卒岁，粮尽城中自乱。韩晃探知城内备细，大驱人马攻城，城陷，桓彝被晃所害。彝妻刘氏，次子温、冲五人逃走外家，得免其难。晃既克宣城，使人戍之，自以兵还归石头。

七月，却说祖约部下诸将，阴与后赵通谋，许为内应。后赵王勒遣将军石聪引兵二万人济淮，攻寿春。祖约闻知，急勒兵众回战，大溃。于是祖约领家属，奔走历阳。

不顾实际 亡命丧国

李雄（274—334年）是五胡十六国大成国（304—347年）的创立者。是西晋末，西蜀流民起义领袖李特的儿子，巴氏族。史称李雄是位性格宽厚、简刑约法、甚有名称的人物。他设中、兴学校，听览之余手不释卷，而且很能虚心纳谏。由于他有一套爱民政策，所以统治区域非常安定，威震四方。当时不断有人逃亡投奔西蜀。

晋成帝咸和九年（334年），李雄头上长了个疡，病情发展很快眼看就不行了。由于他的皇后任氏没生孩子，小老婆生的孩子有十几个，他想立他哥哥李荡的儿子李班为太子。群臣要求立李雄自己的儿子。李雄说：“吾兄，是先帝的嫡亲，有奇材大功，大业快成之时才不幸早逝。我常常怀念他。李班这孩子，仁孝好学，一定不会辜负先帝。”太傅李骧、司徒王达谏曰：“先王立嗣之所以必须是自己的儿子，是为了明确身份程序，预防篡夺也。古人的教训太多了。”李雄不听。李骧边退边流着泪说：“乱子从此开始了”。李班为人确能谦恭下士，一举一动都能循规蹈矩按

礼法行事。李雄每有重大问题要讨率，都叫他来参加，培养他。

李雄的决定，主观动机不能说不好。他不立自己的儿子，立兄之子，很有任人唯贤的风格。可惜，在封建专制时代，“有权就有一切”的严酷现实，撩拨起几乎所有接近权力中心者的疯狂野心。李雄这一决心，恰好为有野心的人提供了借口。何况，李班虽然是个善良好学的人，可惜却也是一个缺乏统治能力的人。

334年6月，李雄不仅头上的疡进一步恶化，身上的多处金创也开始溃烂。流脓流血，气味难闻。李雄的儿子们都躲得远远的。唯有李班昼夜守在身边，不脱衣冠，亲侍汤药，并为之吮脓。李雄召大将军李寿受遗诏辅政。李雄死，太子班即位。李寿还兼尚书事，他把一切交他两个助手司徒何点、尚书令王瓌办。李班被甩在一边，除了在宫中举行丧礼外，别的什么事都不知道。

问题很快就来了。

334年9月，李雄之子车骑将军李越，驻守江阳，奔丧回到成都。因为李班不是自己父亲李雄之子，不服，与弟安东将军李期阴谋作乱。李班弟李玘，劝班赶快派李越回江阳、李期去葭萌镇守，不要留京。李班不忍心，说丧事没办完，不忍遣，应推心置腹相待，他反而把李玘派去涪。10月，李越趁李班在李雄棺前夜哭之机，把李班杀了。还杀了班兄领军将军都。用任太后的名义，列举李班罪状废了班。

因李班是李越杀的，群臣欲拥戴李越为帝。李越考虑到李期是任太后养大的，而且“多才艺，有令名”手下的人也比他多。他没敢自己上台，提出立李期为帝，李越自己当丞相。

征东大将军李始，见李期当了皇帝，不服，与大将军大都督李寿商量起兵攻打李期。李寿不敢行动。李始火了，反而向李期告发，说李寿要造反，请出兵斩寿。李期这时正想利用李寿去消灭李班的弟弟李许，没听李始的。让李寿出兵征伐李玘，李玘便

投降了晋国。

互相攻杀自相削弱这还仅仅是开始。

第二年，咸康元年（335年）秋九月，太子班的舅舅罗演与上官澹合计杀掉李期，奉李班之子为皇帝，消息泄露，李期把罗演、上官澹、李班的母亲全杀了。从此，李期觉得自己的统治巩固了，便更加趾高气昂目中无人。他经常训斥蔑视朝廷旧大臣，专门信任会拍他马屁的几个小人。这样，他们逐渐搞乱了国家。

咸康四年（338年），李期上台还不到三年，他又被推翻了。

原来，登上皇位的他，由于有了最高权力，谁也不再能制约他，他就越来越骄横暴虐了。听说哪个大臣家有财宝，或哪个大臣的妻妾漂亮，他就随便找个理由，杀人抄家没收人家的财物妇女。弄得满朝大臣，人人自危，个个不安。李寿一向有威名，人们都很尊重他。这使他成了李期和李越的心头大忌、眼中钉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李寿知道了，十分紧张。每次进京朝见，都怕被杀。为此，他每次进京，都让家里发来紧急战报，说边境上有情况，催他赶快回去，他就趁机快快离开成都。李期也听到一些李寿与人阴谋反他的消息，不断派许涪到李寿驻守的地方观察动静。安北将军李攸是李寿的养弟。为削弱李寿势力，李期派人用药酒把李攸毒死了。李寿更紧张了。

李寿感到形势紧迫，再拖下去，会更被动，经与谋士们磋商，决定出兵偷袭成都。为师出有名，他以他妹夫任调的名义，造了封假信，信中说李期已下令派人来消灭李寿。李寿把信一公布，都信了。事关下属切身利益，士气斗志就调动起来了。李寿亲率方余骑，许诺部队，打下成都，允许大家任意抢掠，谁抢了归谁。以将军李奕为先锋，部队迅速奔回成都。

由于事发突然，李期又陶醉在淫乱享乐之中，根本没有任何准备。大军突然来到城下，李寿的世子李势，这时还是翊军校尉，主动开了城门放李寿大军进城。李期没办法，只好派人来慰

问李寿大军。李寿打报告说：“建宁王李越、景骞、四褒、姚华、许涪及征西将军李遐、将军李西等。怀奸乱政、皆应收杀。”李期没办法，眼看着他的这些亲信，一个人全被处死。李寿见李期的党羽骨干已被收拾光了，就纵兵大掠，一直抢了好几天，直到实在没东西可抢了，才安定下来。接着，便把李期废为邛都县公，实际上是幽禁起来了。

起兵之前，几个出主意的人，曾劝李寿投降晋朝，依靠晋国，不愁打不倒李期。现在占领成都了，罗桓、解思明、李奕等劝李寿只当镇西将军、益州牧、成都王，称藩于晋，不称帝，同时把李期送去建康处理。李寿的妹夫任调、司马蔡兴、侍中李艳等劝李寿称皇帝。李寿下不了决心，找了个算命的占了一卦，卦说：“可做许多年的皇帝。”任调高兴地说：“当一天就足够了，何况数年呢？”解思明说：“做多年皇帝，比起做百年诸侯来，哪个好呢？”不料，李寿这个只图虚名不顾实际利害与人民安危的野心家竟说：“早上知道了事理，晚上就死都可以了。”遂即即了皇帝位，改国号为汉。

李寿一当皇帝，追尊父亲李骧为献皇帝，母咎氏为皇太后，立妃自氏为皇后，世了势为皇太子。各种制度也改了，把他的亲信都任以要职，成氏旧臣与成氏、近亲及六郡士人，都排斥了。被幽禁的李期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天下之主竟然成了这么个小小的县公，还不如死了！”便上吊死去。

李雄在世的时候，由于他很注重俭约宽惠，生怕增加群众负担，所以很得人心。这正是中原地区天下大乱，西蜀平安无事多方来归的主要原因。李寿上台就不一样了。他听去过后赵国的李闳、王瑕回来说，石虎大兴土木盖豪华宫殿楼台，多么富丽堂皇，多么气派宏伟等等，非常羡慕。便下令各郡凡家有三丁以上的，一律搬来成都，以这些劳力大修宫室，制造各种装饰品与玩赏之物。又听说石虎“以刑杀御下，故能控制境内”，他也亦步

亦趋地搞起峻刑酷法，人有一点小小过错，就杀头以立威。能提点意见的官，都被他杀了。老百姓疲于赋役，怨声载道，想造反的愈来愈多。康帝建元六年（344年）秋八月，李寿死，他儿子李势登位。

李势比李寿还不如。“残暴荒淫，一点不顾国家大事，”一天到晚在宫内跟女人淫乱取乐，“罕接公卿，疏忌旧臣、信任左右，谄谀并进，刑罪苛滥，因此中外离心。”他把帮他父亲推翻李期的几个谋士功臣也杀了。解思明临死时说：“国家之所以还没有灭亡，是因为有我们几个人，现在我们被杀死，国家也快灭亡了。”言笑自若而死。士民都很为这些人不平，怀念这些人，李势就更加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、独夫民贼了。

李家的天下，完全是李家自己争当皇帝自相残杀毁掉的。

李势称帝仅一年，穆帝永和二年（346年）桓温灭汉，李势和他的家族投降了桓温，李家的天下从此不存在了。

引咎自责风格高

褚裒，字季野，东晋河南阳翟（今河南禹州市）人。出生于中小官吏家庭。祖父褚裒，西晋曾任县吏多年，一直未得到提拔升迁，因家境清贫，辞官回家。裒至五十岁左右时，才在旧友西晋镇南将军羊祐的推荐下，官至安东将军、尚书。其父褚洽，官为武昌（今湖北鄂州市）太守。

褚裒从小就生活在中小官僚家庭之中，一直受到较好的文化教育，加之少有异才聪慧，有盛名于江左。王羲之夸赞杜义是“神仙之人”；桓彝初次见到少年的褚裒，就对其聪慧赞口不绝，称：“季野有皮里阳秋。”所谓阳秋，意指春秋，说明褚裒不仅聪明，而且从小就很稳重，胸有成竹，不夸夸其谈，而内心却有其独到的见解。晋代名流司徒蔡谟对京兆杜义的才智十分爱慕，多

次在朝廷中对众臣说：“恨诸君不见杜义也”；东晋宰相谢安雅重褚裒，称：“裒虽不言，而四时之气亦备矣。”褚裒虽不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但对事态的变化及其来龙去脉都有自己的主见。桓彝、谢安等大臣对褚裒的品评，不能说是没有根据的，而是较客观地依据褚裒的文化素质和对问题的洞察、分析能力得出来的判断。事实上以后褚裒的做官为人，都能以做人谦让、为官清约的标准来严格规范自己。

褚裒的聪明才智在平定苏峻、祖约之乱中初露头角。

王敦跋扈被平定后不久，明帝司马绍病死，由五岁的司马衍继位，由司徒王导、尚书令卞壶、骠骑将军郗鉴、护军将军庾亮等辅政。外戚庾亮（明帝庾后的哥哥）实际掌握朝政。在平定王敦之乱时立了功的苏峻、祖约，对此深为不满，抱怨没有任用他们执政。

咸和二年（327年）十月，庾亮命历阳（今安徽和县）镇将苏峻交出兵权，到朝中任大司农。苏峻便与寿阳（阳寿春，今安徽寿县）镇将祖约合谋，起兵叛乱。

苏峻本是一个骄暴的家伙，其士卒平时也是一伙欺凌百姓的盗贼，依仗其“有锐卒万人，器械甚精”的军事实力，与祖约所率的军队，于次年渡过长江，攻破建康，并转战江南吴县、海盐、嘉兴、宣城等地。他们所到之处纵兵大掠，给都城建康和江南地区以极大的破坏，给人民带来了深沉的灾难。他们攻打建康时，“因风放火，台省及诸营寺署，一时荡尽”

褚裒对苏峻、祖约的奸淫虏掠暴行，当然有自己的是非观。经过判断，他很快便投入到平定苏峻、祖约之乱的行动中去。当时的徐州刺史、镇广陵（今江苏扬州）的郗鉴，是一位颇为刚直守正的官僚，他对褚裒的为人品格了解较深，为了平定乱事、便征召当时为西阳王掾、吴王文学的褚裒为参军。随后就在广陵设置坛场，举行征讨苏峻、祖约的誓师大会，大誓三军，“入赴国

难，将士争奋”。褚裒便成了郗鉴指挥作战的主要参谋顾问。立刻从广陵率领大军，南渡长江与陶侃会师于茄子浦（今江苏南京市西南）。

在平定苏峻的叛乱过程中，作为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郗鉴参军的褚裒，处处都体现出他善于事人的能力，在行军作战中能为主帅提出很有价值的方案。郗鉴在广陵誓师后，在南渡长江前夕，曾派部将夏侯长对温峤建议，其作战方略是很正确的。建议的内容是：“今贼谋欲挟天子，东入会稽，宜先立营垒，屯据要害，既防其越逸，又断其粮运，然后镇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清壁以待贼。贼攻城不拔，野无所掠，东道既断，粮运自绝，不过百日，必自溃矣。”东晋时，都城建康的粮食主要仰给于三吴地区。占据京口断其粮道的策略方针，是非常英明正确的。《资治通鉴》引用上述史料的后面，胡三省作注释：“晋都建康，粮运皆仰三吴，故欲先断东道。苏峻之乱、匡复之谋，郗鉴之多。”平定苏峻之乱，作为郗鉴的重要幕僚参军的褚裒，在出谋献策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，因而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和提拔。《晋书·褚裒传》载：“峻平，（褚裒）以功封都乡亭侯，稍迁司徒从事中郎，除给事黄门侍郎。”

褚裒对自己的子女也教育有方，严格要求。在封建社会中，皇室王储选妃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，被选的对象既要漂亮，又要聪明伶俐有修养。皇室经过诸多的“妙选素望”最终褚裒的女儿蒜子入选。史称蒜子“聪明有器识，少以名家人为琅琊王妃。”即东晋康帝司马岳早在琅琊王时，就将漂亮有才智的蒜子选为王妃了。此时作为王妃的父亲褚裒出任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太守。至建元元年（343年）琅琊王司马岳继位为康帝后，王妃蒜子随即立为皇后。皇后在处理政务方面能力也很强，得到康帝的赏识和器重。康帝为使褚裒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参与朝政，便决定将褚裒留在朝中，担任侍中和尚书令的高级职务。但褚裒却非常谦

虚谨慎，生怕朝野有议论，说他是通过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的。因此明确表示不愿留在京都朝廷，而“苦求外出”。康帝既然挽留不住褚裒，也就只好改命他为建威将军、江州刺史，镇驻半洲（洲一作州，在今江西九江市西）。褚裒任江州刺史期间，为官正派清廉，为地方百姓办了不少有益的事，自己生活却很节俭。史载褚裒“在官清约，虽居方伯（古代地方诸侯的领袖称为方伯），恒使私童樵采。”不久，康帝再次任命褚裒为卫将军，领中书令。褚裒却以朝廷名誉放在首位，不愿因自己的升迁而玷污皇帝和朝廷，明确表示不愿以姻戚关系而得到晋升和官居要职。“裒以中书铨管诏命，不宜以姻戚居之，固让。”康帝司马岳因拗不过褚裒的谦让，也只好改变原来的任命，授他为左将军、兖州刺史、都督兖州、徐州之琅琊诸军事，假节，镇金城（今江苏江乘县蒲州），又领琅琊内史。

褚裒少年时，见到了东晋初执朝政的中书庾亮。庾亮发现褚裒年轻而又聪慧，才气横溢，便叫郭璞对褚裒的前途命运作一次占卜。占卜完后，郭璞大为吃惊，连连叫喊“不得了不得了！”庾亮紧张地问：“有什么不祥之兆吗？”郭璞才高兴地回答：“不是，不是。这不是一般人的八字命运，这一卦大概二十年后才能应验。”建元二年九月，二十三岁的康帝司马岳崩于式乾殿，两岁的太子司马聃即位，是为东晋穆帝。两岁的穆帝当然不能主掌朝政，康帝的褚皇后被尊为皇太后，临朝称制管理国家。

褚太后临朝称制后，侍中何充认为太后的父亲左将军褚裒，既有才干，且为官清廉，在朝野都享有很高的威望，应该由他回到中央来辅佐太后综揽朝政。因此上疏推荐褚裒。朝廷很快就任命褚裒为侍中、卫将军、录尚书事、持节、都督、刺史如故。可是褚裒对朝廷的任命感到很不安，怕人们对此有不好的议论，产生不良的影响，所以仍旧要求“居藩”。

在褚裒的秉公固辞不愿接任的情况下，朝廷只好改授他为都

督徐、兖、青、扬州之晋陵、吴国诸军事、卫将军、徐、兖二州刺史、假节，镇京口。不久，永和元年（345年），朝廷再一次要把褚裒调还中央担任要职，但他再一次“固辞归藩”。褚裒的这种举动，使朝中大臣“咸叹服之”。他的威望更高，授予征北大将军衔。

褚裒于永和初晋升为征北大将军以后，虽然他没有留在朝廷之内，但他却非常关心朝廷的吏治，重视人才的使用和提拔。他认为为政之道在于得才，委贤任能才能使国家昌盛。永和二年二月，他就曾推荐有治绩的前光禄大夫顾和、前司徒左长史殷浩分别任尚书令和扬州刺史。三月，诏以顾和为尚书令，殷浩为建武将军、扬州刺史。顾和因母丧而未能就任，殷浩就职。褚裒虽为外官，却如此关心用人，在封建官吏中也是不多见的。

穆帝永和五年，处于十六国统治时期的中原地区仍是极为动荡。永和五年一月，后赵守卒梁犊起义于雍城（今陕西凤翔南），众至十万。梁犊自称是东晋的征东大将军。接着又马劭继梁犊的起义，使中原的石赵政权摇摇欲坠。四月，石季龙（虎）忧恐病死。此后，石赵内部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残杀。石季龙子石世继位后只有三十天，就为其兄石遵所杀，造成“中原大乱，因以饥疫”。后赵的扬州刺史王浹以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降晋。褚裒以为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便从京口主动上表要求率军北伐。褚裒收复中原，恢复家园心切，在未得朝廷批复前，便已开始行动，“即日戒严，直指泗口”。但朝廷在讨论北伐计划时，大臣们认为褚裒是临朝称制的皇太后的父亲，他“事任贵重”，不应该由他率军北上而冒生命的危险，应该先派遣其他部队为先锋才是万无一失的。褚裒却信心十足地表示，前面已有督护王颐之所率领的军队到达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，后又可派督护麋嶷据下邳（今江苏睢宁西北），自己率军北上征讨后赵是没有什么危险的，而且还可以造成浩大的声势。这样，朝廷便接受